

## 永生值得期待嗎？\*

傅皓政\*\*

(Hao-Cheng Fu)

### 摘要

許多人會認為永生當然是值得期待的，甚至可以說永生或許是人們內心最期待能實現的願望。但威廉斯卻以〈馬克普洛斯檔案〉為例，論證永生帶來的最終結果並非是祝福，由於永生會不斷地重複生活中各種類似的情節，最後的結果會令人感到了無生趣，並且漸漸陷於因永生而無法結束無趣生活的夢魘中。許多哲學家包括羅撒提、費雪，以及布魯克納等人並不

---

\* 本論文為科技部畫編號 107-2410-H-034-051-的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給予補助。也感謝諸位審查委員的詳實審閱，不但使本文得以避免若干錯誤，且提供許多具有建設性之意見充實本文內容，特此表達感謝之意。倘若本文有任何疏漏與不足之處，仍屬作者之責。

\*\*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同意威廉斯的觀點，而提出各種反駁的意見，這些反駁的方式包括從個人特質、興趣的內容以及對興趣的動機等等。在本篇論文中，我將證明這些反駁的觀點並不成立。然而，我雖不同意羅撒提等人的觀點，卻也不表示我贊成威廉斯的論題。反之，我認為威廉斯的論題是否成立是可疑的，原因在於這個論題反映的並不是真正永生的狀態，而是有可能死亡的持續延長生命的狀態而已。

關鍵字：死亡、永生、無趣、馬克普洛斯檔案、威廉斯。

收稿日期：2020/03/04，接受日期：2021/01/14。



## 壹、前言

「永生是否值得期待？」是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許多人會不加思索地將永生直接和美好、幸福等等特性連接起來，如果這樣的連接是正確的，那麼，永生無疑地當然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威廉斯(B. Williams)在 1972 年受邀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講座中就「永生是否值得期待？」這個課題進行探討，卻得到不同於一般人對永生的樂觀期待的結論。首先，他藉由〈馬克普洛斯檔案〉劇中女主角的故事，說明這個課題引人深思之處，故事中的女主角 E. M. 藉著藥物不斷地延長生命，並保持年輕健康的身體，也一直散發著魅力，但最後即使有機會可以選擇繼續活下去，她還是因為對人生感到無趣，選擇不再服用可以延長生命的藥物而死去。因此，威廉斯主張由於永生最後無可避免地會陷入無趣的困境，所以，永生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樣是值得期待的。威廉斯的主張和許多人覺得永生值得期待的信念顯然是相悖的。問題是，哪一個想法才是對的呢？或者說，哪一個說法比較能夠提出好的理據而具備說服力呢？

面對威廉斯提出「永生必然導致無趣」的論題，許多哲學家嘗試提出一些理由反駁威廉斯的主張。例如，羅撒提(C. Rosati)將生活會導致無趣的結果歸咎於個人的限制，也



就是說永生會陷入無趣困境的理由，是受限於個人的興趣與好奇心，如果一個人的興趣很多元，那麼他陷入無趣困境的機會就會變小，甚至可以設想他不會有陷入無趣困境的麻煩。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成立，因為就算一個人的興趣再多元，在面對永生的「無限長的時間」時，「有限的興趣」是否足以讓人度過無限長的時間呢？另外，費雪(J. Fischer)和布魯克納(D. Bruckner)等人認為可以從內容上的無趣、動機上的無趣，以及個人的特質等面向去論證永生仍然值得期待，但是我也不認為他們的論證的是成功的，原因在於這些論證的推論與觀察等等面向，都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但這並不表示我贊同威廉斯的論題，事實上，我認為威廉斯的論題可能需要修正，因為我們其實很難理解「永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當我們說「永生值得期待」的時候，真正期待的或許並不是永生，而是在感到活著是一種享受的時候，希望能夠再繼續延長生命而已。在這篇論文中，我會先討論永生的樣態，指出所謂理想而值得期待的永生樣態是什麼狀態？接著，我會說明威廉斯論題以及他的論證，然後分析各種嘗試反駁威廉斯論題的觀點，並證明這些反駁並不成立。最後，我會論證一般人對於永生的期待，其實只是希望延長有能力享受快樂的生命而不是期待真正的永生。



## 貳、永生的樣態

在討論「永生是否值得期待？」這個課題之前，必須先說明在這個課題中出現的「永生」，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永生樣態？並不是所有的永生樣態都值得期待。很明顯的，至少可以想像在某些狀態中，人們會寧可選擇死去也不要繼續苟活。例如在腦死的狀態中，病人只能藉由輔助生命的機器繼續維持生命徵象，此時的狀態就是一旦撤除機器，病人就會因無法自行維持生命徵象而直接走向死亡，只要想像自己處在這樣的狀態下，相信多數人都會希望直接走向死亡，而不會選擇想以這個方式繼續存活。換言之，如果永生的方式，只是在某個人衰老即將步入死亡之際，用各種進步的醫療方式延續生命徵象，這樣的永生恐怕不是值得被期待的。如同卡根(S. Kagan)所言：

斯威夫特(Swift)想像格列佛(Gulliver)來到一個國家，那裡有一部分人是永生的，而且他們是凡人。一開始格列佛說：「哦，這不是很好嗎？」但是他忘了考慮以下事實：如果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實際經歷的各種變化不斷累積，那麼您不僅會變老，還會變得越來越虛弱，越來越感到不方便。不適感越來越重；衰老不斷侵擾。但由於他們已經擁有了永生，最終連自己的心靈都消失了，因此他們只能不斷地痛苦著，而且根本無能為力，因為他們的身體完全虛弱，並且身患各



種疾病。斯威夫特說：「那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永生是那樣，那太可怕了。如果永生是那樣，那麼死亡將是一種幸福。<sup>1</sup>

上述的情況不乏實例，2018 年 6 月 7 日在瑞士尊嚴機構(Dignitas)<sup>2</sup>以自己服下藥物的方式而死去的傅達仁先生，就是因為不堪胰臟癌的病痛折磨，選擇以有尊嚴的方式走向死亡<sup>3</sup>。在討論無效醫療的論文中，這些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副教授林欣柔在其論文<sup>4</sup>中就提

---

<sup>1</sup>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p.236-7.

<sup>2</sup> 根據尊嚴機構的官方網站，該組織的目的在於讓人們尋求有尊嚴的活著與有尊嚴的死亡。「尊嚴—有尊嚴地活著，有尊嚴地死去」是根據瑞士法律成立的協會，成立於 1998 年 5 月 17 日，地點在福爾契(Forch)，位於蘇黎世(Zurich)附近。本組織不追求任何商業利益，其宗旨是確保成員享有有尊嚴的生活與死亡，且允許其他人從這些價值中受益。」參考網站：

[http://www.dignitas.c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Itemid=44&lang=en](http://www.dignitas.c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Itemid=44&lang=en)

<sup>3</sup> 依據臺灣目前相關的法律，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但兩者都只有特殊醫療拒絕權，卻沒有特殊醫療請求權，因此無法滿足傅達仁先生的需求。以傅達仁先生的情況來看，是由尊嚴機構的醫師開立處方藥劑，由傅達仁先生自己服下藥物而死去，這屬於特殊醫療請求權，此情況一般稱為協助自殺或陪伴自殺(assisted/accompanied suicide)。《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容請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sup>4</sup> 林欣柔，〈病人決定？醫師決定？健保決定？—論無效醫療之成因、定義及倫理意涵〉，《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4 期，2019 年



到 Nancy Cruzan、Helga Wanglie 和 Terrisa Schiavo 的實例。Nancy Cruzan 是個 25 歲的年輕女孩，開車回家的途中發生意外，在急救過後，雖然恢復了生命徵象，但是卻一直沒有醒來，甚至被醫師宣布為永久植物人狀態，雖然她的父親與家人都認為她不會想以這種方式繼續「活著」，但是醫師與院方在未經法院同意的情況下無法撤除餵食管等醫療行為，經過家人的努力，撤除 Nancy 的餵食管已是 7 年之後的事情了<sup>5</sup>。Helga Wanglie 則是一個 85 歲的老人家，因為被地毯絆倒而受傷，在幾個月的治療之後，她的狀況漸趨惡化，最後也被醫師宣布為永久植物人狀態，並希望家人同意撤除維生系統，但 Helga 的先生並不同意。最後，醫師與院方只好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確認醫院在這個情況下，是否有提供醫療的義務？就在訴訟的過程中，Helga 因為出現敗血症引發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sup>6</sup>。Terri Schiavo

---

3 月，頁 195-254。

<sup>5</sup> 關於 Nancy Cruzan 的個案的討論，可參考 Jacqueline I. Glover, 'The Case of Ms. Nancy Cruzan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vol. 38, no. 5, 1990, pp. 588-93。在這篇論文中，主要討論的課題是：(1)代行決定權是來自國家的家長保護權，而不是不稱職的家長的權力；(2)國家要盡最大努力維護生命的延續；(3)對於餵食營養與水的醫療提供應該視為有別於其他醫療處理。

<sup>6</sup> Helga Wanglie 的個案首次出版在醫學報告中，Ronald E. Cranford, 'Helga Wanglie's Ventilator',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1, issue 4, July-August 1991, pp.23-4。雖然 Helga 在訴訟的過程中就因敗血症引發身體多重器官衰竭死亡，但醫院是否對永久植物人有持續以維生系統維持生命的醫療義務，卻



的事件則是 1990 年發生在美國的一個事件，當年 27 歲的 Terri 因為飲食失衡引起心臟驟停，雖然在急救後恢復心跳，但卻失去了意識，只能靠餵食管給予養分與水，在經過幾年的積極治療後，她的先生接受醫師的判斷，Terri 大腦中的許多高階功能不可能再恢復，1998 年，Terri 的先生向法院申請要求醫院移除餵食管，但 Terri 的父母與宗教團體表示反對，漫長的訴訟歷程，讓 Terri 的餵食管反覆移除了三次，直到 2005 年才告塵埃落定<sup>7</sup>。

由上述的例子來看，這些「維持生命」的方式，顯然不是一般人期待的。換言之，即使能夠以這樣的方式「活著」直到永遠，對任何人來說，這樣的永生樣態恐怕也不具備任何吸引力。所以，如果有任何永生的樣態是值得被期待的，那麼至少健康的身體是不能缺少的條件<sup>8</sup>。如同卡根所說：

---

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由於並非本文的主要課題，因此不在此深入討論。

<sup>7</sup> Terri 的全名是 Theresa Marie Schiavo，在 2005 年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死亡權」(right-to-die)的辯護，詳見 Charles Weijer, 'A death in the family- Reflections on the Terri Schiavo cas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CMAJ), 172(9), 2005, pp.1197-8。

<sup>8</sup> 當然，在這裡主要是考慮對任何保有身體的永生樣態而言，身體健康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並不適用於考慮無需保有身體的永生樣態。





如果你只告訴給你三個願望的仙子「我要永遠活著」，但是卻忘了說「一定要讓我保持健康」，如同斯威夫特告訴我們的，那將會是一場夢魘。因此，請加入健康以及你想要的任何東西。例如擁有足夠的錢，確保不會貧窮（想像看永遠擁有健康卻貧窮不可怕嗎？）加入你所想要的一切，在這裡我們關心的課題，是否可以想像有任何永生的樣態，以這樣的方式永遠活著是一件好事？<sup>9</sup>

從卡根的說法中，我們不難發現一般人在談論永生這個課題時，其實蘊涵了許多附加條件，例如健康的身體、足夠的財富等等。但這些附加條件通常不會被明確的標示出來，不過有些附加條件很明顯會影響一個是否想要繼續存活的想法，也就是說這樣的永生樣態是否值得期待呢？所以，卡根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試著想想看：「是否有任何永生的樣態是值得期待的？」<sup>10</sup>現在，讓我先說明各種不

---

<sup>9</sup>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237.

<sup>10</sup> 這個問題來自卡根在《死亡》一書中的論證：「因此。僅憑邏輯並不能讓我們必須相信永生是一件好事。但是，儘管如此，永生仍然可能是一件好事，這是第二個問題。讓我們問一問，對於永生這個課題我們應該怎麼看？越長的生命是否就是越好？我們是否應該說，如果某人 10 歲時在一場可怕的车禍中死去，那麼如果活到 40 歲才被殺死是否更好些？如果再 40 歲時死去，是否到 80 歲才死去會更好些？如果在 80 歲時去世，那麼如果能夠活到 100 歲、120 歲、170 歲之後是否會更好？生



同的永生樣態，因為除了保有身體的永生樣態之外，所謂的永生還有很多其他樣態。

凱夫(S. Cave)在《永生》(*Immortality*)這本書中提到各種不同的永生樣態<sup>11</sup>，第一類就是生命的持續(*Staying alive*)。他提到人們常汲汲營營追求的就是保有年輕健康的永生樣態，從坊間各式各樣的保養品、抗老產品，甚至研究改變衰老的基因工程，或是在身患疾病之際，研究是否可能將人以低溫冷凍的方式保存，等待將來有方法進行治療之時，再將人解凍重新恢復生命活力等，這些方法與想像都是希望延長自己有活力的生命。第二種永生的樣態是類似宗教中提到的最後審判日的復活(*Resurrection*)，想像在某個時刻，所有死去的人都將重新復活，要理解這樣的復活必須先克服人格同一性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如何理解復活的「這個人」就是原本的「那個人」<sup>12</sup>？畢竟重新復活的這個

---

命越長，就會更好、更好，這是真的嗎？」參照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236。

<sup>11</sup>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凱夫只是列舉一些永生樣態，這些樣態是否窮盡所有的永生樣態呢？我認為並不盡然。例如，我們可以想像沒有血肉只有骨骼組成的復活樣態，也許在末日審判之際，每個復活接受審判的「人」其實都是一副骨架而已。因此，本文在此不可能討論所有可能的永生樣態，僅能就威廉斯論題的永生樣態進行討論，也就是這種情況下的永生樣態是否值得期待？

<sup>12</sup> 范·因瓦根在其論文中以類比的方式說明復活的同一性問題。想像一下如果奧古斯丁的手稿在西元 457 年的大火中被燒毀，而上帝在西元 458 年以其神奇力量將奧古斯丁的手稿復原，那



人是全新的個體。或者也可以想想看，復活的這個人應該是幾歲的樣子呢？15 歲、30 歲還是 80 歲？第三種永生的樣態就是二元論者所謂的精神實體，或者以靈魂(soul)稱之。對二元論者而言，物質實體和精神實體是彼此獨立的，所以在肉體死亡之後，靈魂仍然可以獨立存在，不過，凱夫認為目前我們並沒有任何方式理解靈魂是什麼樣的存在形式或者具有什麼樣的功能。

我向年輕的神學院學生們解釋說，沒有絲毫證據可以證明有像「靈魂」一類的東西能夠在死亡後繼續存在，科學家沒有發現任何新的物理系統可以讓靈魂物質繼續存活。我也注意到，儘管我們還不完全了解如何將思考轉化成身體動作的機制為何，但增加靈魂只會使讓神秘感加倍，因為相信者必須解釋靈魂如何影響心靈或大腦等問題。實際上，可能沒有靈魂或心靈，只有大腦。接著我會反問：「在麻醉的情況下，你的靈魂在哪裡？為什麼它沒反應？並且，如果靈魂可以看見，

---

麼這份被復原的手稿仍是奧古斯丁原來的那份手稿嗎？范·因瓦根主張即使加上上帝無所不能的能力，這樣的復原仍是不可能的。參照 van Inwagen, P., 'The Possibility of Resurr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 9, No. 2, 1978, pp.114-121。這個課題十分有趣，但限於篇幅，本文並不討論此類永生樣態需要面對的問題。同樣的，對於死後生命只有靈魂等等，甚至許多宗教主張其他永生樣態的觀點，也都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換言之，本篇論文並不排除可能有某些永生樣態的確值得期待，這部分仍有賴於學界更多的研究成果。



那麼為什麼盲人的靈魂在活著的時候看不到？」<sup>13</sup>

最後一種永生的樣態也經常被人們提及，就是遺留(Legacy)。我們常提到的文化遺產，就是前人遺留下來的各種個人的榮耀、事蹟或是作品等等，就像有些人說起拿破崙的事蹟時說得活靈活現，彷彿拿破崙就在眼前一般。如果你問這個人：「拿破崙活在你的心中嗎？」想必他會回答：「當然，他在我心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可以輕易的想像他騎在馬上征服歐洲的雄姿。」但這樣的永生樣態並無需特別討論，因為每個人藉由遺留下來的東西，包括自己的子孫，都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我們對永生的期盼顯然不僅於此，正如伍迪·艾倫所說：「我不想活在同胞們的心中，我想生活在我的公寓中。」便道盡了我們所期待的永生樣態。所以，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所要聚焦的就是身體繼續存在的永生樣態，並回到卡根的問題：「是否有任何永生的樣態是值得期待的？」

### 參、永生必然導致無趣

威廉斯於 1972 年應加州柏克萊大學之邀，在佛斯特講座(Foerster Lectures)以〈馬克普洛斯檔案：對永生會導致無趣結果的反思〉為題發表演說。在這場演講中，威廉斯以捷

---

<sup>13</sup> Cave, S., *Immortality: the Quest to Lo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7, p.xii.



克戲劇〈馬克普洛斯檔案〉為例，戲劇中的女主角最終拒絕再次服下長生不老藥而選擇死亡，理由在於她實在厭倦了重複而無趣的生活。

我的標題是來自卡爾·查佩克(Karel Čapek)被譯成英文的一本戲劇，爾後由楊納傑克(Janaček)編成的一齣歌劇。劇中描述一位女性，名為伊莉娜·馬克普洛斯(Elina Makropulos)，或稱艾米莉亞·馬蒂(Emilia Marty)，或稱伊莉安·麥克格雷格(Ellina Macgregor)，也同於許多字首是“EM”的名字。她的父親是 16 世紀宮廷中的醫生，她服下父親製作的長生不老藥。因此，在戲劇中她出現時其實已經 342 歲了，看不到終點的生活讓她感到無趣、蒼白且冷漠，一切皆不再有歡愉，而且只是不斷重複一樣的日子，於是她說：「唱歌且沉默」。最後，她拒絕再度服下長生不老藥，在一些年長男人的嘆息聲中，這位年輕女子經過深思熟慮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sup>14</sup>

在〈馬克普洛斯檔案〉中，著名的歌劇女演員艾米莉亞·馬蒂受到大眾的歡迎，由於她的美貌與才華，使得許多上流貴族的男性拜倒在石榴裙下。其中和家族爭奪遺產的普魯

---

<sup>14</sup> Williams, B.,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 *Problems of the Self, Philosophical Papers 1956-19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82.



斯伯爵更是和她關係密切，她知道這個家族許多秘密，甚至在這場百年訴訟中，能夠指引律師前去尋找百年前遺留的信件和證據，這使得協助打官司的律師及其他人，都感到驚訝而匪夷所思。由於在找尋證據的過程中，他們同時發現了一些關於馬克普洛斯遺留下來的信件，信末的簽名都是用 E.M. 作為結尾，眾人驚訝地發現馬蒂的簽名，居然和這些簽名一模一樣，於是懷疑這些證據根本就是馬蒂偽造的。

在故事的結尾，馬蒂講出了實情，她其實就是馬克普洛斯，而且年紀已經 342 歲了。經過幾百年的生活，她對於男人迷戀其美貌與才華而展開瘋狂追求，甚至為情自殺的事件早已屢見不鮮，所以，在知道普魯斯伯爵的兒子得知自己迷戀的對象馬蒂，居然和父親共度春宵而自殺的消息時，她也無動於衷。另外，她對愛情也早已興趣缺缺，就像與她共度春宵的普魯斯伯爵說，他整個晚上彷彿抱著一具屍體共度，馬蒂願意和他共度春宵的理由，不過就是想要拿回長生不老藥配方而已。但就在普魯斯伯爵將配方交給馬蒂後，馬蒂突然覺得一切都非常無趣，她將配方交給非常仰慕她的年輕女演員克莉絲蒂娜，但克莉絲蒂娜選擇將配方燒毀，由於沒有再次服下長生不老藥，馬蒂就在眾人的驚嘆聲中迅速變老而死去<sup>15</sup>。

---

<sup>15</sup> 關於戲劇的結局，作者透過馬蒂說出了一段對生命的看法。「在歌劇劇本的最後場景，伊蓮娜緩緩道出她的想法：生命是美好



她的麻煩是無趣，無趣來自現在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她在 42 歲時就已經經歷的這個事實。或者，也可以說這類事情要在她處於某個狀況下才顯得有意義。<sup>16</sup>

根據威廉斯的說法，永生的意思當然是一直持續活著。〈馬克普洛斯檔案〉中的女主角顯然處於某種理想的永生樣態中。保持著 42 歲時的身體特質，健康、美貌、才華、財富等一應俱全，也有足夠的時間讓自己的才華發揮到極致，成為一名最成功的歌劇女演員。所有見過她的男人幾乎都為之傾倒，擁有著一般人求之不得的生活等等，但為什麼她會選擇死去，而不是繼續活著享受人生呢？威廉斯認為馬蒂會選擇死亡而非繼續活著，原因在於失去了繼續生存下去的慾望。

為了說明女主角馬蒂的真正問題所在，威廉斯將慾望分成兩類，一類稱之為「條件慾望」(conditional desires)，另一類則是「絕對(非條件)慾望」(categorical desires)。所謂條件慾望是指在某個人繼續活著的條件下會有的慾望，或

---

的當它僅是短暫的，正因為它無法一直持續擁有才能顯現它的意義。說罷，伊蓮娜拒絕為了得到另一個 300 年的年輕歲月服下長生不老藥而選擇死去。」參照 Brotolotti, L. and Yujin Nagasawa, 'Immortality without Boredom', *Ratio* Vol. 22(3), 2009, p.263。

<sup>16</sup> Williams, B.,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 *Problems of the Self: Philosophical Papers 1956-19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90.



者說與生死無關的慾望。例如想要吃好吃的食物、想要住在舒適的房子裡等等，這些慾望顯然都是預設某個人在活著的状态這個條件下，談論這些慾望才是有意義的。相對「條件慾望」而言，「絕對慾望」則是指某個人要不要繼續活下去的慾望。設想當你發現某個人陷溺在感覺生無可戀的情境之時，大概不會跟他談論哪家餐廳很好吃，或者家裡 KTV 設備應不應該再升級這些話題，因為我們都會覺得這些話題都和一個人覺得是否值得活下去不相干，除非目的只是為了轉移注意力。真正會想跟他談論的話題，應該是能夠設法引起他想要繼續活下去的感受，當他覺得「對，我應該好好活下去！」的時候，就表示他燃起了繼續活下去的慾望，這類的慾望就稱為絕對慾望。

威廉斯認為 E.M. 的情況正是陷入了生無可戀的情況，而其生無可戀的理由，則是因為她的人生不斷地重複著相同的情節，受到男人的愛慕，有著令人稱羨的外貌與才華，這些情節隨著不同人的出現而一直重複，E.M. 發現最後她失去了激情，這一切變得十分無聊，且無法讓她有任何的慾望想要繼續保有這些。這個必然會導致無趣的結局，使得 E.M. 決定拒絕再次服用長生不老藥而選擇死亡。

然而，威廉斯想要主張的，似乎不僅僅是〈馬克普洛斯檔案〉這個故事的女主角在了解自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長自己年輕的生命時，感到對無限延長生命的厭倦，





他似乎更想進一步地主張，當我們談到永生這個議題時，其實都避免不了最後會感到無趣的結局，也就如費雪等所說：「永生必然會讓人感到無趣！」，並將這個論題稱為「必然無趣論題(Necessary Boredom Thesis)」。<sup>17</sup>

正如我一再提到的，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否認我們會慢慢變老，能力會慢慢下降，當這些事情不斷地發生時，反而會讓人有好的理由認為死亡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樣的說法是偶然的。或許有一天，我們將不會變老，或至少我們之中有些人不會變老。假若真的如此，豈不是越長的生命要比短些的生命更好，我們會更有理由希望生命永遠延續。但即使是虛構的，EM 的例子還是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反證。但也許她仍然是受限於偶然的、在某些社會的或心理的等等條件下才成立，如果去除這些條件就不成立。我反對這個說法，我將會主張這些偶然並不是偶然，無終止的生命將會是令人感到沒有意義的，而且我們

---

<sup>17</sup> 此論題的內容請參照 Fischer, J. M. and B. Mitchell-Yellin, 'Immortality and Boredom', *The Journal of Ethics*, Vol. 18, No. 4, 2014, p.354。另外，費雪在 1994 年的論文中也提到類似的說法：「威廉斯的重點在並不是永恆的生命只是偶然地會讓人感到沒有吸引力，只要是永恆的生命，沒有吸引力會成為本質性的特徵。」參照 Fischer, J. M., 'Why Immortality is Not So B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2(2), 1994, p.258。



沒有好的理由支持人的生命最好是無窮盡地延續。<sup>18</sup>

#### 肆、對威廉斯論題的分析

如果我們仔細考慮威廉斯所提出的「永生必然導致無趣」的論題，不難發現構成這個論題中有些主要元素，包括「永生」、「必然」<sup>19</sup>、與「無趣」。要理解威廉斯如何思考這些重要元素之間的關係，可以藉由波托羅提和長澤整理的論證來觀察：<sup>20</sup>

(1)如果你是永生且具有完全不變的生存慾望，那麼你會重複著相同的經驗。

<sup>18</sup> Williams, B.,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 *Problems of the Self: Philosophical Papers 1956-19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89.

<sup>19</sup> 在與威廉斯討論永生的相關文獻中，並未有學者對「永生必然導致無趣」中的必然性是什麼樣的必然性進行探討，但我認為在這裡值得對必然性做一些說明。除了一些與學科領域相關的必然性，如物理上的必然、生物上的必然等等之外，在哲學領域中和命題相關的必然性為邏輯的必然(logically necessary)、形上的必然(metaphysically necessary)、以及知態的必然(epistemically necessary)，威廉斯提出永生必然無趣論題中的必然，乃是試圖證明知態的必然，意思是說沒有任何我們可以想像的經驗證據，可以支持永生不會落入無趣的結果。關於必然性的說明，請參照 Kment, B. 2017, 'Varieties of Modalit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p>20</sup> Brotolotti, L. and Yujin Nagasawa, 'Immortality without Boredom', *Ratio* Vol. 22(3), 2009, p.266.



- (2)如果你一直重複著相同的經驗，那麼你總會在某個時候窮盡生存慾望。
- (3)如果你窮盡生存慾望，那麼你將會感到生活百般無聊。
- (4)如果你感到生活百般無聊，就會提不起勁去做任何事，同時會感覺失去意義。
- (5)如果你提不起勁去做任何事且感覺失去意義，那麼你的生命就不值得繼續活下去。

結論：如果你是永生且具有完全不變的生存慾望，那麼生命就不值得繼續活下去。

這個論證顯然是個有效論證。這個論證要說明的就是以永生作為前提，那麼每個人最後都難以避免走到對生活感到厭倦而無趣的情況，而且在這個情況下，一定會覺得生不如死，換言之，如果讓陷入對生活感到無趣的人選擇，她會寧願死去而不願意活著。在這個論證中顯示，對生活感到厭倦而無趣的關鍵在於「完全不變的生存慾望」，當然，如果一個人只對某些事物有興趣，而且只是一直重複著相同的經驗，久而久之，當然會漸漸失去興趣。但這個論證的前提很符合威廉斯藉由〈馬克普洛斯檔案〉所描述的永生狀態所遇到的麻煩，就是馬克普洛斯（或馬蒂）因為厭倦一直重複的經驗而寧願選擇死去，也不想再繼續活著。因為活著也不過就是再繼續重複著相同的經驗而已，更重要的是



這些經驗已不再能夠讓她感到任何樂趣了。

既然生活會變得百般無聊的關鍵因素，就是「完全不變的生存慾望」，那麼如果改變這個部分，是否就能夠反駁威廉斯的論題呢？也就是說，當我們假設一個人的生存慾望不那麼受限，而是會不斷地更新、改變，是否就不會走到生活必然無趣的結局呢？

威廉斯在人類有某些性格的觀察當然是對的，或至少在某些生理或心理特徵，我們對任何有興趣的事物會遇到一些內在的限制，儘管如此，延長生存是否會如他所描述的那樣遇到問題似乎只是偶然。...例如，我們都知道人類對各項事物都有興趣，他們的好奇心和享受樂趣的能力幾乎是無限的。當然，我們也知道有些人很容易滿足而享受樂趣的能力也很有限，只有很有限的享樂能力以及少得可憐的目標和興趣。但即使如此，也沒有甚麼能阻止這些「不幸」的人繼續享受自己很狹隘的興趣。那麼，故事的發展就不是因為個人性格與生活方式而使得延長的生命無可期待，而是他們的環境使得他們變得極度窮困，當個人的興趣有限，自然會很容易陷入無法忍受的無聊之中。<sup>21</sup>

---

<sup>21</sup> Rosati, C. S., 'The Markopulos Case Revisited: Reflection on Immortality and Agenc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讓我用問題引導思考的方式說明這個難題。首先，「永生」的意思是指可以活無限長？還是有限長的時間？我想大家的答案應該是無限長。沒錯，因為如果生命只能是有限長的話，顯然就不能說是永生。那麼，一個人感興趣的領域會是有限還是無限的？意思就是你一開始可能對哲學有興趣，每個哲學家的奇想都讓你感到不可思議，所有的思想實驗都是一場難得的饗宴，但是在經過多年的研究之後，你對研究哲學慢慢興趣轉淡，哲學家的奇特想法再也引不起你絲毫興趣，你最後感到無趣而不想再繼續研究哲學。也許接下來你將興趣轉向數學，剛開始嘗試解決數學問題和證明數學定理等，讓你很享受這樣的樂趣，然而，經過多年之後，不斷地重複做數學研究，又讓你開始感到厭倦而放棄繼續研究數學。接著，你可能又將興趣轉向化學，一開始你可能對於用已有的化學原料，可以不斷地創造新的原物料而感到興奮不已，但經過多年之後，這樣的興奮感還是漸漸消失了，此時研究化學又成了無聊透頂的工作。

讓我們想想看，這個序列會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呢？事實上，我們很難證成這個序列會是無限的，因為人類發明或發現的有趣領域，無論再怎麼多，也還是有限的，如果對每個領域的嘗試，最後都無可避免地會走到無趣的結局，

---

*Philosophy of Death*, ed. B. Bradley, F. Feldman, and J. Johans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65-6.



那麼嘗試這些有限領域的時間也會是有限的。但不要忘了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永生」指的可是無限長的生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再多的領域也總有嘗試結束的一天，到了那個時刻，人們還是難以避免會讓自己陷入無趣的困境，如果持續被這麼無趣的生命折磨著，那就可真的是生不如死了，既然是生不如死，這樣的永生還值得期待嗎？如同卡根的觀察，他認為想要以這個方式反駁威廉斯的論題似乎是無望的<sup>22</sup>。

本質上，關於永生會無可避免地走入無趣的狀態，就是生無可戀的問題。你研究數學一段時間之後會感到疲累，經過百年、千年、百萬年之後，最後你將會說：

---

<sup>22</sup> 究竟應該如何思考有限和無限之間的不同呢？在這個部分出現的難題，其實就是在問有限集成立的情況下，是否能夠證成在無限集合的情況下也能成立呢？基本上，我認為在邏輯領域中的緊緻性定理(compactness theorem)對思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具有啟發性。緊緻性定理是指在初階邏輯中，某個語句集合  $\Gamma$  (可能是無限的) 有一個模型，若集合  $\Gamma$  任意有限語句有一個模型，則  $\Gamma$  有一個模型。也就是說，我們在描繪是否有一個模型滿足無限語句所形成的集合時，會以任意有限語句所形成的集合來證明。此證明可參考 de Swart, H., *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Logic*, Springer, 2018, pp.228-30。如果以緊緻性定理描繪卡根的推論，那麼我們設想的有限歲月的興趣，是否足以支持無限歲月的永生狀態也一直能夠保有生存的慾望，而不至於落入無趣的結局呢？所以，他要指出的重點在於我們只是舉出一些(some)有限歲月的興趣，可以讓人有生存下去的慾望，但是我們卻還無法證成任意(every)有限歲月的興趣，都可以讓人有生存下去的慾望。



「是的，有些數學問題我還沒有解答，但又如何？我已經做太多數學了，它再也無法引起我研究的興趣了。」或者，你也可能逛過世界上（或整個銀河）所有偉大的藝術博物館。然後你說：「我已經看過許多畢卡索的畫作，我也看過林布蘭、梵谷的很多畫作，我也見過數千、數百萬甚至數億的偉大藝術作品，我從這些作品跳脫出來，問道：還有新的嗎？」但問題就是沒有新的，當然，就是沒有你沒見過的——沒有新的意思就是它們不再吸引你。<sup>23</sup>

回到羅撒提(C. Rosati)反駁威廉斯論題的想法，他認為生活會變得無趣，只不過是受限於個人的情況而已。因為有些人的興趣和好奇心是有限的，也不容易發展新的興趣，才會讓自己最後會陷入無趣的結果。反之，如果一個人的興趣和好奇心是無限的，那麼就不會陷入生活最後必然無趣的困境。

但是，我認為羅撒提主張有些人會有無限的興趣和好奇心的假設並不成立。正如卡根所說，即使這樣的領域再多，只要接受不管一開始多麼喜歡，但某個人對某個領域的興趣在多年的研究嘗試之後，無可避免地熱情終將消失的觀點，那麼無論個人的興趣或好奇心多麼強，最後還是

---

<sup>23</sup>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243.



無法逃出生活會變得無趣的困境。就我的觀點來看，羅撒提嘗試反駁威廉斯論題的主張並不成功，主要的關鍵在於永生是指無限長的生命，如果生命是無限長，就需要可以延續無限長時間的興趣來支持，可惜的是，無論有多少興趣，主張興趣可以持續無限長的時間顯然是不具說服力的。

現在，讓我轉向另一個嘗試反駁威廉斯論題的觀點。由於無法證明人的興趣和好奇心可以持續無限長的時間，布魯克納(D. Bruckner)從觀察人類的特質著手，他提出人類有三個特質可以克服無限長的時間所帶來的困境：(1)記憶衰退(memory decay)；(2)慾望重燃(rejuvenation of desire)；(3)人類的才智(human ingenuity)。首先，布魯克納指出人類的記憶衰退可以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技能或事實的記憶衰退，舉例來說，我們可能在大學時修過某些課程，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當時印象深刻的學習內容便漸漸淡忘了；第二類的記憶衰退則是遺忘某些經驗的感受，舉例而言，可能我們在學習哲學的時候有些美好的經驗，享受各種不同觀點衝擊的特別感受，這些美好的經驗感受在許多年之後總會有似曾相識，但是卻不復記憶的感覺；第三類的記憶則是人對於自己曾有過特定經驗的記憶。布魯克納主張：「如果這類的記憶衰退速度夠快，那麼生活就會保持在不會無趣的狀態。」<sup>24</sup>

---

<sup>24</sup> Bruckner, D. W., 2012, 'Against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20(5), p.630.





對於嘗試以記憶衰退論證永生並不必然陷入無趣處境的觀點，我認為並不成立。因為人類記憶的特性就是在重複的經驗中，記憶衰退的效應會逐漸遞減。以教師的教學為例，當他準備第一次教某個新課程的時候，一定會花很多時間備課，並且設法記住課程的重點免得在教學的過程中出糗，但是，如果讓他重複地教某一門課程，備課的時間會越來越短，在幾年之後，他說不定會說：「我其實不大需要備課了，因為教過這麼多次，我實在很難忘記課程的內容。」如果讓我們考慮記憶的深刻程度，那麼在重複學習越多次之後記憶越深刻應該是合理的推論，記憶的深刻性會有兩個效應，第一個效應就是衰退的內容越來越少，另一個效應就是記憶衰退的時間會越來越長。所以，除非能夠合理說明記憶的衰退不會陷入越來越深刻的迴圈，否則試圖以記憶衰退證明不會陷入無趣的困境，是很難具有足夠的說服力。

什麼是「慾望重燃」呢？依據布魯克納的說法，慾望重燃的意思就是「我們常常在經過夠長的時間之後，又會對過去的經驗重新感到有興趣。」<sup>25</sup>布魯克納描述了一般人在經驗中其實有許多慾望重燃的例子，有的慾望重燃所需的時間不長，有些則是會經過較長的時間。我們不乏有對於沉浸在某些遊戲中的經驗，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遊戲對

---

<sup>25</sup> Bruckner, D. W., 2012, 'Against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20(5), p.631.



自己會慢慢失去吸引力，結果就是終究會因為對這個遊戲感到無趣而不再想玩。然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也許會重新對這些遊戲感興趣，進而重新投入這些遊戲之中。布魯克納認為，我們對於遊戲娛樂、飲食、性、聽音樂、觀賞藝術等活動都是在短時間之內就可以重燃慾望的活動。另一方面，布魯克納提到有些活動則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會重燃慾望，她以教學為例，有些教授因為擔任行政工作而離開教學工作，也許是擔任系主任、院長或主持實驗計畫等，在離開教學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很多人會因為想要重新接觸學生的理由而再重新回到教室，布魯克納認為只要時間夠長，重燃這些慾望都是可能的。因此，布魯克納認為：「因此，對我們的生涯與生活方式以及其他長時間從事的事務而言，都可以歸類為享受重複樂趣(repeatable pleasures)的部分，而這些重複樂趣就可以讓我們的永生保持有趣。」<sup>26</sup>

布魯克納所提出的人類的慾望重燃的特質，的確讓永生不必然要陷入無趣的狀態燃起一絲希望。為了能夠再深入理解布魯克納可能遇到的困難，我們必須先說明「慾望重燃」的特質，既然是某個人重燃對於某些事物的興趣，就表示這些內容都是某個人原本就已經熟悉的，所以，這些

---

<sup>26</sup> Bruckner, D. W., 2012, 'Against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20(5), p.632.



事物內容對某個人而言，並不是甚麼新鮮的內容。所以，這類的興趣並不是因為新的內容讓某個人感到有趣，而是對原有以從事過的事物重新燃起興趣。所以，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不同的無趣，即「內容上的無趣」和「動機上的無趣」。

有一種某人會感到無趣的方式就是他不再關心任何事物——這個人沒有絕對慾望驅動他寄望未來而給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我把這類的無趣狀態稱為「內容上的無趣」而且我們已指出威廉斯論證每個人必然會在永生中遭遇內容無趣的問題(就像 EM 一樣，從威廉斯的觀點看)。另一種的無趣是即使這個人有絕對慾望及計畫，但就是提不起勁來去完成計畫，這類的倦怠可以稱為「動機上的無趣」。<sup>27</sup>

雖然布魯克納認為即使人類絕對慾望的內容有限，但是只要能夠在動機上重燃熱情，那麼就不會陷入永生必定無趣的困境。但是，我不認為布魯克納的推論具有說服力。布魯克納這個論證的麻煩，其實和「永生必定是美好的！」論證<sup>28</sup>所遭遇的麻煩是一樣的，在論證「永生必定是美好的！」

---

<sup>27</sup> Fischer, J. M. and B. Mitchell-Yellin, 'Immortality and Boredom', *The Journal of Ethics*, Vol. 18, No. 4, 2014, pp.361.

<sup>28</sup> 「永生必定是美好的！」這個論證出自卡根，「顯然，我們可以重複這個說法。如果我沒有在 120 歲死亡，如果我沒有在 150 歲死亡，或者如果我沒有在 500 歲死亡，如果我們接受死



這個論題時，通常就是從我們都希望能夠活久一些這個經驗上的事實，推論到在不管活到哪個歲數應該都會希望活久一些，因此，永生必定是美好的。同樣的，布魯克納也是以我們對於以往的經驗，都會有想要重燃熱情的事實開始進行推論，得到只要有一些能夠不斷地重複重燃熱情的事物，那麼生命就不會進入無趣狀況的結論。從這兩個相仿的論證架構來看，推論上的麻煩都是忽略重複操作可能帶來降低熱情的效應，就威廉斯提到馬克普洛斯的情況，她並不是在的第一次重複愛情，或第二次重複愛情的時候就感到厭倦，而是在多次的操作之後，才逐漸感到厭煩，最後甚至感到無趣到絕望的地步。所以，我們固然會對某些一段時間未接觸過的事物重燃熱情，但是這並無法進一步證明，這樣的熱情在每一次重複不但會重燃，而且還會維持相同的程度<sup>29</sup>。

---

亡剝奪說的觀點，那麼不管我在何時死亡，我都會認為如果我沒有死亡的話，我就會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歡樂嗎？因此，無論何時死亡，死亡都是不好的。根據這個論點最好的事情就是永生不死。」參照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243。

<sup>29</sup> 關於究竟熱情重燃是否能夠保持一定的熱情程度這個問題，有兩個理論可以增強我的觀點的理據，第一個是由法國數學家勒內·托姆(Rene Thom)提出的突變理論，從突變理論可以發現，微小的變化雖有可能讓事物恢復原有的狀態，但是這些變化有可能產生非線性的突變，也就是說，即使如布魯克納所言，人們可以重燃熱情，但每次的熱情至少會有一些變量有所不同，



接下來，讓我們檢視布魯克納提出永生不見得必然會陷入無趣的第三個理由：人類才能的展現。他認為由於人類的才能使得時代不斷地進步，每個領域的工作方式也不斷地改變，當然操作這些經驗的內容也會隨之改變。因此，即使表面上看起來是相同的經驗，但因為經驗內容的改變，實質上趣味也會變得大不相同。舉例來說，1612 年和 2012 年農夫耕作的方式，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在 1612 年的時候，人們處在沒有大型農具的時代，每個人能夠耕作的面積十分有限，而保存種子或收成的作物等等技術也還相當原始。所以，想像一個 1612 年的農夫，在耕作 40 年之後把興趣轉向其他領域，但因為永生的關係，一直到 2012 年他重新接觸農夫耕作這個領域，由於科技的進步，對 400 年之後再重新接觸農業領域的這個人來說，2012 年的耕作方式是全新的經驗感受，對他而言，一切都是非常新奇而不同以往的感受。因此，基於人類會不斷的發揮才能的特質，很多

---

例如時間或其他因素，這些變量其實就構成托姆突變理論中劇變的可能性。因此，非線性劇變的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關於托姆的突變理論請參照 Thom, R., 1989,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 CRC Press。另一個則是科學哲學的庫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範式轉移是指用和原有完全不同的觀點重新看待所有事物，這樣的範式轉移和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即使布魯克納認為熱情可以重燃的觀點是對的，也必須面對範式轉移的挑戰，也就是說，在範式轉移的情況下，人們對於某件事物的熱情也是可能瞬間消失的。關於庫恩對範式轉移的說明，請參照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領域的經驗內容都會不斷的地翻新，所以，永生並不必然會使人陷入無趣的困境<sup>30</sup>。

一般反對這個說法的理由，就是人類的才能也許有時而盡，或者隨著時代的進步，創造發明的門檻越來越高，終至到達人類的極限，很難再有新的發明。不過，布魯克納認為這個質疑並不難回答，他認為從人類的特質來說，人類喜歡複雜的遊戲更勝簡單的遊戲，所以根據人類的本性，想要發明更複雜的遊戲的動機並不會停止，他甚至主張對人類而言，這些想要發明更複雜的遊戲，或者改良目前各式各項的工具等，這些活動並不是只著眼於這些遊戲或工具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而是人類視為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的活動<sup>31</sup>。

---

<sup>30</sup> 維斯涅夫斯基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我們可以設想這樣的情況，如果某個人的絕對慾望就是成為最好的樂手，一開始可能練習薩克斯風，接著練習其他樂器，每種樂器都需要長時間不斷地練習，而且我們可以期望未來會出現新的樂器，對這個人來說，就又有新的樂器可以學習，所以，永生不必然會導致無趣。詳細論證請參考 Wisniewski, J. J., 2005, 'Is the Immortal Life Worth L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 58(1), 2005, pp.30-4。

<sup>31</sup> 工具價值與內在價值的區別，可以參考卡根的簡單說明，「我們可以對這點提供一些說明：有些樂趣是因為其本身就帶來的，而有些則是作為工具而有價值——也就是以工具腳色帶來樂趣。這類是以作為工具而有價值的事物就稱為工具價值，而因其本身就帶來樂趣者，哲學家稱之為內在價值。」參照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248。



然而，我認為布魯克納的回應無法完全免除這個反對觀點的疑慮。基本上，他對於人類會不斷發揮自己的才能發明新事物的想法，在這些發明是否為人類帶來福祉的這個部分過於樂觀。也就是說，布魯克納主張人類會受惠於自己的發明與科技進步帶來的樂趣。但是，如果人類最後察覺這些發明或科技進步帶來的不是樂趣，反而是災難性後果的話，那麼，就無法期待這個觀點可用以反駁威廉斯論題。<sup>32</sup>對於我提出的質疑，人類早已拍攝過許多電影來反省這些問題，早自 1984 年上映的《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就描繪了人類可能創造力量強大的終結者，試想人類如果與這些力量強大的終結者生存在同一個時代，人類大概只會希望一切能夠回歸更原始的狀態，科技進步帶來樂趣的樂觀想法也隨之會受到挑戰。這樣的反思其實在每個時代一直不斷的出現，包括 1999 年上映的《駭客任務》(*The Matrix*)、2004 年的《機械公敵》(*I, Robot*)等等<sup>33</sup>，

---

<sup>32</sup> 人類的科技文明發展雖然帶來許多便利性與使用上的樂趣，但是，所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隱憂也不容忽視。如牛津大學 2008 出版的《全球災難性危機》(*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一書，就對於人類可能遭遇的全球性甚至人類滅絕的危機提出警告與對策，其後成立的組織 Global Challenge Foundation 持續關心並提醒人們科技可能帶災難性的後果，在 2020 年該組織出版的年報中，對人類科技發展出來的各項武器，包括核子與生化武器等，都主張人類應該要有面對這些問題的勇氣，否則將會導致無法收拾的後果。

<sup>33</sup> 人工智慧科技的進步，對人類帶來的究竟是更多的樂趣還是災難？是一個意見相當分歧的課題，但對於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應該是不容我們輕忽的。在 2015 年 BBC 採訪科





都提出同樣的省思，處於這些威脅之下的人類還會對不斷精進科技充滿樂趣嗎？至少我是不表樂觀的。我想進一步強調的是，我並不是主張科技一定會對人類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只是相較於布魯克納的樂觀期待，指出另一個可能性，就目前而言，我們很難從現有科技的發展，預測這些科技的進步所帶來的究竟是樂趣還是災難？換言之，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證明布魯克納的觀點成立的話，似乎需要更多的理據，而非僅僅是樂觀的期待而已。

## 伍、結論

透過對威廉斯論題的分析，我不認為布魯克納等哲學家成功的反駁威廉斯論題。原因在於不管從內容上的無趣或者從動機上的無趣，都不能突破永生這樣漫長時間所帶來的挑戰。所以我想從卡根提供的一些想法重新思考威廉斯論題的意義：

所以，我認為生命最佳的形式不是永生，甚至我認為永生一點都不值得期待。但我們現在生命的形式也不是最好的，因為我們可能在 50 歲、80 歲或 100 歲的

---

技巨擘比爾·蓋茲時，他強調我們必須在意 AI 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霍金也在訪問中呼應蓋茲的說法，對於發展 AI 科技表達憂心，認為甚至有可能造成人類滅絕。(BBC News, *Microsoft's Bill Gates insists AI is a threat*, by Kevin Rawlinson, 29 January 2015)





時候不情願地死去，我認為最好的生命形式應該生命的長度是取決於你想活多久。<sup>34</sup>

的確，威廉斯的論題過於輕率，因為他提到「永生必定無趣」，但是我們真的可以想像什麼是「永生」嗎？我認為是非常困難的。畢竟威廉斯在《馬克普洛斯檔案》中提到的女主角所經歷的並不是真正的永生，她獲得永生的方式必須要依靠服用長生不老藥，而且長生不老藥是有期限的，每300年必須要服用一次才能繼續存活下去。這種永生樣態，凱夫稱之為「依靠藥物的永生(*medical immortality*)」，但這種永生樣態並不是「真正的永生(*true immortality*)」<sup>35</sup>。對於我們而言，如果是和馬克普洛斯一樣，在服用長生不老藥之後，能夠維持年輕活力數百年，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會選擇服用這個藥品。但是，如果把場景稍微修改一下，當你服下長生不老藥的時候，你將會永永遠遠無止境的活下去且不可逆轉，也就是沒有任何方式會讓你死去，那麼你還有多少信心不會受到威廉斯論題的威脅呢？如果你不是一個輕率的人，那麼你將會陷入長考，因為一旦你選擇永生卻無法跳脫無趣的困境，那麼持續的無趣是非常可怕的結局

---

<sup>34</sup>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246.

<sup>35</sup> 關於「依靠藥物的永生」和「真正的永生」可以參考 Cave, S., 2017, *Immortality: the Quest to Lo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7, pp.74-8 & 267-8 的說明。



<sup>36</sup>。因此，我認為因為我們很難理解真正的永生是什麼意思，所以，雖然威廉斯論題不見得成立，但是我認為目前哲學家們所提出的理由尚不足以反駁此論題。

---

<sup>36</sup> 如果真的有服用之後會維持永生而不會死亡的藥物，你會選擇服用而得到無限生命的永生？還是會選擇不服用讓生命有終結的一天呢？這個問題是筆者在 2019 年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拜訪卡根教授時所討論的課題之一，當時卡根教授認為如果在臨死之際，有這樣的藥物可以選擇的話，他會毫不遲疑地選擇死亡，原因就在於威廉斯論題對於永生這個課題的哲學反思。我認為這個課題其實是值得繼續深入探討，不過，我們要能夠適切地描繪真正的永生樣態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就連威廉斯論題所描繪的樣態，也只是依靠藥物延長生命的狀態，而不是真正的永生狀態。



## 參考書目

林欣柔，〈病人決定？醫師決定？健保決定？— 論無效醫療之成因、定義及倫理意涵〉，《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4 期，2019 年 3 月，頁 195-254。

Bostrom N. and M. Cirkovic (eds.), *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Brotolotti, L. and Yujin Nagasawa, 'Immortality without Boredom', *Ratio* Vol. 22(3), 2009, pp.261-277.

Bruckner, D. W., 'Against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20(5), 2012, pp.623-644.

Cave, S., *Immortality: the Quest to Lo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7.

Cranford, R. E., 'Helga Wanglie's Ventilator',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1(4), July-August 1991.

de Swart, H., *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Logic*, Springer, 2018.

Global Challenge Foundation, *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 2020*.

Glover, J. I., 'The Case of Ms. Nancy Cruzan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Vol. 38(5), 1990, pp. 588-93.

Kagan, S.,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 Kment, B. ‘Varieties of Modalit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7.
- Kuhn, 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Fischer, J. M. and B. Mitchell-Yellin, ‘Immortality and Boredom’, *The Journal of Ethics*, Vol. 18, No. 4, 2014, pp.353-372.
- Fischer, J. M., ‘Why Immortality is Not So B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2(2), 1994, pp.257-270.
- Rosati, C. S., ‘The Markopulos Case Revisted: Reflection on Immortality and Agenc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ed. B. Bradley, F. Feldman, and J. Johans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55-90.
- Thom, R.,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 CRC Press, 1989.
- van Inwagen, P., ‘The Possibility of Resurr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 9, No. 2, 1978, pp.114-121.
- Weijer, C., ‘A death in the family- Reflections on the Terri Schiavo cas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CMAJ)*, 172(9), 2005, pp. 1197-1198.
- Williams, B.,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in *Problems of the Self: Philosophical Papers 1956-19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82-100.

Wisnewski, J. J., ‘Is the Immortal Life Worth L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 58(1), 2005.



## Is Immortality Worth to Expect?

### Abstract

Most people agree that immortality is certainly worth to expect, and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immortality is perhaps the most desired desire for those people. But Williams proposed ‘The Markopulos Case’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nd result of eternal life is not a blessing because the form of eternal life is inevitable to repeat similar scenarios, so at the end life will be bored and it must be a nightmare if you can’t terminate it. Many philosophers, including Rosati, Fischer, and Bruckner, didn’t agree with Williams and developed various rebuttals. These rebuttals include the diversity of personal characters, the content of interests and the motivation for interest, etc.. In this paper, I will argue that these rebuttals don’t hold.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I agree with Williams. On the contrast, I think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Williams’ Thesis holds because the thesis does not reflect the state of true immortality rather the state of prolonged life which might die.



Keywords: death, immortality, boredom, the Markopulos case, Williams.

